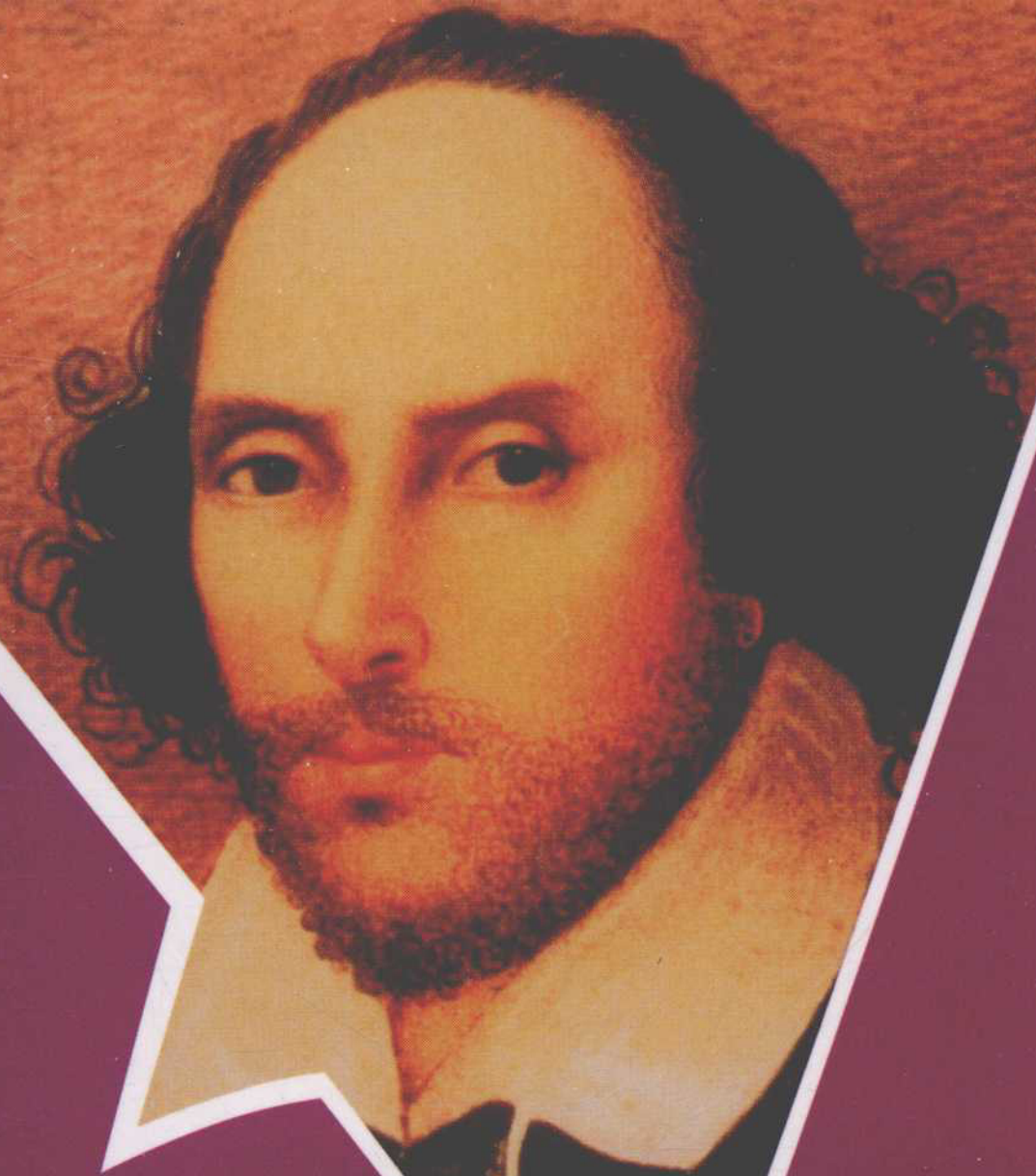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注释丛书

终成眷属



商务印书馆

Annotated Shakespeare

Vol. 36

Sponsored by the Shakespeare Society of China

Chief Editor: Qiu Ke'an (裘克安)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Sun Fali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成眷属;英文/(英)莎士比亚著;孙法理注释.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莎士比亚注释丛书)

ISBN 978-7-100-04804-0

I. ①终… II. ①莎… ②孙…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②喜剧—剧本—英国—中世纪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54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莎士比亚注释丛书

ZHŌNG CHÉNG JUÀN SHŮ

终 成 眷 属

孙法理 注释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4804-0

2011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插页 2

定价: 15.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剧讲述了出身微贱但机智、勇敢的姑娘海伦娜，用巧妙的手段，一步一步接近目标，最后俘获了意中人青年伯爵伯特兰的心，终于如愿以偿地和他结成眷属的故事。剧本在海伦娜逐步实现爱情梦想这条主线以外，也描绘了宫廷和贵族生活、战争等社会画卷，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探讨了爱情、婚姻、荣誉等重大主题。情节紧张生动，语言诙谐风趣，引人入胜。

总 序

莎士比亚研究在新中国有过不平坦的道路和坎坷的命运。解放后不久,大家纷纷学俄语,学英语的人数骤减。研究英国文学,要看苏联人怎么说。“文革”十年,莎士比亚同其他西方“资产阶级”作家一样被打入冷宫。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在朱生豪译文基础上修订补足的《莎士比亚全集》。随之又出版了一些个别剧的不同译本,如方平译的《莎士比亚喜剧五种》(1979年)和卞之琳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1988年)。梁实秋的译本,现在大陆上也可以读到了。评介和研究莎士比亚的文章,从“文革”结束后才逐渐多起来。

但是,目前多数人学习、欣赏和研究莎士比亚,是通过中译文来进行的。精通英语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不是没有,然而他们人数不多,年纪却老迈了。最近若干年,才有一些年轻人到英国或美国去学习和研究莎士比亚。

1981年我就想到有必要在中国出版我们自己注释的莎士比亚著作。谈起来,许多朋友都赞成。1984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筹备和成立时,我自告奋勇,联系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开始编写莎士比亚注释本。商务印书馆大力支持出版这套丛书。到2002年底已出书26种,而且第一次印刷版已全部售完。这证明这套丛书是很受欢迎的。

要知道,莎士比亚是英语文学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他又是英语语言大师,学习、欣赏和研究他的原著,是译文无法替代的。商务印书馆以她的远见卓识,早在1910年和1921—1935年间,就出版过几种莎士比亚剧本的注释本,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那时的教会学校学生英文水平高,能读莎著;不但大学生能读,连有些中学生都能读。可从那时以后,整整50年中国就没印过原文的莎士比亚。

世界各国,莎著的注释本多得不计其数。如果唯独中国没有,实在说不过去。如果没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欣赏和研究莎士比亚十分不利。近年来,中国人学英语的越来越多了,他们的英文水平也逐渐提高了。因此,也存在着一定的读者市场。

有了注释本,可以为明天的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群众基础。而译本显然不能提供这个基础。

莎士比亚是16、17世纪之交的作者,他写的又是诗剧。对于现代的读者,他的英语呈现着不少的困难。不要说掌握了现代英语的中国读者,就是受了一般教育的英、美人士,在初读莎士比亚原著时也面临许多障碍,需要注释的帮助。

莎士比亚的时代,英语正从受屈折变化拘束的中世纪英语,向灵活而丰富的现代英语转变。拉丁语和法语当时对英语影响很大。而莎士比亚对英语的运用又有许多革新和创造。

主要的困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也就是注释要提供帮助的方面:(一)词汇:许多词虽然拼法和现在一样,但具有不同的早期含义,不能望文生义。另有一些词拼法和现在不一样,而含义却相同。莎士比亚独创了一些词。他特别喜欢用双关语,在他创作的早期尤其如此。而双关语是无从翻译的。这是译本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注释本的原因之一。

让我们举《哈姆莱特》剧中,男主角出场后最初讲的几句话为例:

King: But now, my cousin Hamlet, and my son—

Hamlet [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King: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 you?

Hamlet: Not so, my lord. I am too much i' the sun.

●梁实秋的译文如下:

王:现在,我的侄子哈姆雷特,也是我的儿子,——

哈[旁白]:比侄子是亲些,可是还算不得儿子。

王:怎么,你脸上还是罩着一层愁云?

哈:不是的,陛下;我受的阳光太多了。

●卞之琳的译文如下:

王：得，哈姆雷特，我的侄子，我的儿——

哈[旁白]：亲上加亲，越亲越不相亲！

王：你怎么还是让愁云惨雾罩着你？

哈：陛下，太阳大，受不了这个热劲“儿”。

●朱生豪的译文如下：

王：可是来，我的侄儿哈姆莱特，我的孩子——

哈[旁白]：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

王：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不，陛下；我已经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

这里，主要困难在于莎士比亚让哈姆莱特使用了 kin 和 kind 以及 son 和 sun 两组双关语，kind 一字又有双关意义，翻译无法完全表达，只能各译一个侧面。结果，梁和卞两先生还得用注释补足其义，朱译则连注释也没有。这种地方，能读原文注释本的人才能充分领略莎氏原意。

哈姆莱特在旁白里说：比亲戚多一点——本来我是你的侄子，现在又成了你的儿子，确实不是一般的亲戚关系啊；然而却比 kind 少一点——kind 有两层意思，一是“同类相求”的亲近感，一是“与人为善”的善意感，我同你没有共同语言，我也不知道你是安的什么心。这话只能对自己说，在舞台上假定对方是听不到的。哈姆莱特的第二句话是公开的俏皮话：哪里有什么阴云呀，我在太阳里晒得不行呢。sun 是跟 clouds 相对；太阳又意味着国王的恩宠，“你对我太好了，我怎么会阴郁呢？”sun 又跟 son 谐音，“做你的儿子，我领教得够了。”原文并不是像梁实秋所说的那样晦涩难解。可是含义太复杂，有隐藏的深层感情，所以无法译得完全。

(二)语法。有些现象，按现代英语语法的标准看，似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并不错，是属于中世纪英语的残余因素。例如有些动词过去分词的词尾变化、代词的所有格形式、主谓语数的一致、关系代词和介词的用法等方面，都有一些和现在不同的情况。注释里说明了，可以举一反三去理解。

(三)词序的颠倒和穿插。词尾屈折变化较多的中世纪英语

本来对词序没有严格的要求。伊丽莎白时代继承了这种习惯。同时,诗的节律和押韵要求对词序作一定的灵活处理。莎士比亚的舞台语言以鲜明、有力、生动为首要考虑,有时 he 就把语法和句法放在从属的地位。在激动的台词中,由于思路、感情的变化,语言也常有脱出常规的变化。这些地方,有了注释的指点,理解就容易得多。

(四)典故。莎士比亚用典很多。古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英国民间传说,历史逸事……他都随手拈来。其中有一大部分对于英、美读者来说乃是常识。但中国读者就很需要注释的帮助。

(五)文化背景。注释可以提供关于基督教义、中世纪传统观点、文艺复兴时期新的主张、英国习俗等方面的知识。

除上述以外,还有莎剧中影射时事,以及版本考据诸问题,在注释本中可以详细论述,也可以简单提及。

世界文豪莫不是语言大师,而要真正理解和欣赏一位大师的文笔,当然非读他的原著不成。出版莎士比亚注释本,首先是为了让中国读者便于买到和读到他的原著。不过我们自知现出的二十几种在版本、注释和其他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多提意见,以便今后不断改进。

裘克安

前 言

《终成眷属》的原文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照字面应译为《结局好一切都好》。此剧的主线情节来自十四世纪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Decameron*)第三日的第九个故事。莎士比亚未必读过意大利文原作,可能使用了威廉·佩因特(William Paynter, 1540—1594?)收集在他的《娱乐宫》(*The Palace of Pleasure*)里的《十日谈》故事的英译本。《娱乐宫》陆续出版于1566、1568、1569和1575年,最后一共收纳了100个故事,到出齐时莎士比亚也还才11岁。所以莎士比亚采用的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故事的梗概是:

穷医生的女儿吉莱塔爱上了青年伯爵贝特朗·德罗西利奥内。因为两家地位悬殊,她的爱情没有希望。正好法国国王害了不治之症,吉莱塔用父亲生前留下的秘方治好了国王的病。国王很高兴,让她在青年贵族中选择一个作丈夫,她便选择了暗恋已久的德罗西利奥内伯爵。德罗西利奥内慑于国王的威势跟她结了婚,但却嫌她出身微贱,没有跟她同房就到意大利打仗去了,行前他叫人给她传话:“I doe purpose to dwell with her, when she shall have this ryng (meaning a ryng which he wore) upon her finger, and a soone in her arms begotten by me.”(她若能把这个戒指[指他手上那个戒指]戴到她手指上,怀里还抱着我生的儿子,我就跟她一起生活)。”(Paynter: *Palace of Pleasure*, 旧式拼写。)吉莱塔穿上香客的服装来到意大利,发现德罗西利奥内正在追求一个穷苦妇人的女儿。她在母女俩的帮助下,不但弄到了德罗西利奥内的那枚戒指,而且代替那姑娘跟他上床睡觉,受了孕,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然后她在一次宴会上向德罗西利奥内出示了她得到的戒指和孩子。

德罗西利奥内见妻子对他一往情深，便欢欢喜喜接受了她。“He kepte great chere, and from that tyme forth, he loved and honoured her, as his dere spouse and wife. (他一直非常高兴，从那以后便把她当作亲爱的配偶和妻子来爱和尊重。)”

这个故事是由好几个欧洲传统故事组成的：因为治疗好权势人物的痼疾而获得好运；因为完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而赢得了意中人的爱情；床上的掉包计；索取难以得到的戒指。这个故事还一反常例，不是长辈阻挠儿女的婚姻（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是儿子反对长辈作主的婚姻。女方主动追求爱情，受尽白眼，终成眷属，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终成眷属》的主线情节大体跟《十日谈》的故事相同，精神却很不一样。除了一些技巧上的变化，如缩短了时间、增加了人物和线索外，更主要的是人物性格和剧情处理的变化。这些变化使薄伽丘单纯的故事更有戏剧性，也有了更深的社会意义。

本剧女主角海伦娜比《十日谈》里那位姑娘复杂多了。她一出场就不那么文静。父亲刚死不久，她谈起父亲时却说，“What was he like? /I have forgot him”(I, i, 83—84)。这话听来似乎不近人情，其实坦率真诚。原来，她一心暗恋的贝特兰要离开罗西昂到法国国王的宫廷去，以后便再也见不到了。她说，“my imagination/Carries no favour in't but Bertram's... /I am undone, there is no living, none, /If Bertram be away”(I, i, 84—87)。她满脑子只有心上人的身影，心上人一走，她就觉得活不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忘记了死去的父亲，是可以理解的。帕洛见她魂不守舍，想打趣她，说她害了相思病，却不提相思二字，而直接拿贞操开起玩笑来，语意双关，暗含猥亵。海伦娜却从容应付。她的话不多，但透露着重重心事。从这里我们初次窥见了海伦娜的性格：热情澎湃，爱得深沉激烈，而且不忌荤腥，带有平民姑娘的粗野。

可她的恋情却没有希望。她暗恋的是个青年伯爵，而她自己却是个 gentlewoman。gentlewoman 这个称号表面看来不

错,说穿了却不过是服侍贵族的高级奴仆。因此,她做着的是其实是一场“婢作夫人”的梦。她自己也说:“’Twere all one/That I should love a bright particular star,/And think to wed it, he is so above me” (I, i, 87—89)。心上人像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她的幸运降临了。国王害了不治之症,她把他治好了,于是如愿以偿,在宫廷青年之中挑选了贝特兰作为丈夫。她的胜利是靠勇敢赢得的。国王根本不相信她能治好自己的病,她却向国王保证:如果四十八小时之后病没有治好,“extended/With vilest torture let my life be ended”(让我的生命结束于最凶残的车裂之刑,II, i, 173—174)。尽管国王并没有按她的话惩治她的意思,她却是在为了爱情孤注一掷。从这里开始,我们看到她的另外一种形象:聪明温婉,善解人意,深情多思,俨然大家闺秀。正因为如此,她在家里得到了老伯爵夫人的喜爱,到宫廷又能获得国王的欢心。

但是她的挑选却还不是胜利。贝特兰发现她挑中了自己,急忙拒绝,对国王说“I know her well;/She had her breeding at my father’s charge:/A poor physician’s daughter my wife! Disdain/Rather corrupt me ever!”(II, iii, 116—119。最后一句为:我宁可因厌弃她而倒霉一辈子。)年轻伯爵的抵触也不令人意外。试想想《红楼梦》里,宁国府的宝二爷奉旨完婚,新娘子却不是林妹妹、宝姐姐,甚至不是袭人、晴雯、金钏、柳五儿,而是个从来没有引起过他兴趣的丫头,他能不抵触吗?何况贝特兰还不像贾宝玉那么泛爱而宽厚,相反倒是十分计较家世面子。于是出现了那个关于戒指和儿子的诺言。那分明是一种刁难,把海伦娜变成了“the shadow of a wife”(她自己的说法。)但是海伦娜仍然情难自禁,继续追求。结果上演了一出阴阳颠倒的驯悍记。只是需要驯服的不是个泼妇而是个悍男,一个傲慢的将军,广有资财的伯爵。可怜的海伦娜,这次做的似乎是个更加虚幻的梦。

但是,海伦娜又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她有两张王牌:国王的命令和他赐予的财富。她靠自己的聪明打好了这两张

牌,终于再次获得胜利。在这个时期,她是个善于随机应变,想出办法,而且巧妙执行、夺取胜利的女强人。

她宣称要去朝圣,却去了意大利她丈夫所在的城市佛罗伦萨。在那儿,她运用财富和真情打动了那位寡妇和她的女儿狄安娜。在她俩的帮助下,海伦娜用国王给她的戒指交换了丈夫指定的那枚戒指,也从他那受了孕。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她散布出流言说自己死了。

海伦娜的死讯传来,国王很生气,但他接受了老伯爵夫人的请求,原谅了贝特兰的错误,同意他跟大臣拉佛的女儿结婚。大约是因为门当户对,这位既遗弃海伦娜于前、又欺骗狄安娜于后的贝特兰欣然同意了,取出了一枚戒指作为婚姻的信物。没有想到,那戒指正是当初国王给海伦娜、而由海伦娜在幽会时给他的。国王一眼就认出了那戒指,于是疑窦丛生:死去的海伦娜的戒指怎么会到了贝特兰手里?贝特兰撒谎了,说那是在佛罗伦萨的一位名门闺秀从窗户里扔给他的。但这显然骗不了国王。国王进一步逼问他,说:“Confess ’twas hers, and by what rough enforcement/You got it from her. She called the saints to surety,/That she would never put it from her finger,/Unless she gave it to yourself in bed—/Where you have never come—or sent it us/Upon her great disaster.”(V, iii, 107—112)。

海伦娜承诺过决不让戒指离手,除非是跟丈夫同床,或是有了急难要求救于国王。那么,这戒指现在到了贝特兰手里,又如何解释呢?国王怀疑贝特兰对海伦娜使用了暴力。他的怀疑越来越重,说:“I am wrapped in dismal thinkings”(恐怖的念头包围了我);又说,“I am afeared the life of Helen.../Was foully snatched.”(我担心海伦娜的生命……被用卑鄙的手段攫走了),然后命令把贝特兰抓了起来。

这时,从佛罗伦萨来的狄安娜上书国王,说贝特兰跟她有约,在妻子死去之后娶她;现在他妻子既已死去,希望国王能够命令他践约结婚。贝特兰又被押回来对质。贝特兰再次撒谎,

不但不承认跟狄安娜有约,还反咬一口说狄安娜“is a desp'rate creature,/Whom sometime I have laughed with”(V, iii, 177—178,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曾跟她开过玩笑)。他甚至假正经地说,“let your highness/Lay a more noble thought upon mine honour,/Than for to think that I would sink it here.”(请陛下相信我高尚的人格还不至在这个问题上堕落。)当狄安娜揭发他破坏了自己的贞操时,他又血口喷人地说狄安娜“was a common gamester to the camp.”(是军营里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V, iii, 187)。这样,他就不仅是在抵赖,而且在进行严重的诽谤了。国王又叫来了他的朋友帕洛对质。帕洛慑于国王的威势,承认了事实,戳穿了贝特兰的谎言,逼得他理屈词穷,无言答对。问题越来越说不清楚,他越来越像是谋杀了海伦娜才取得了戒指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海伦娜出现了,交出了贝特兰曾宣称绝不会离手的那枚戒指,而且由狄安娜证明她跟贝特兰已经同床,怀了孩子。此时此刻的贝特兰所盼的只是摆脱困境,哪还顾得上面子和感情,于是急忙抓住机会,乖乖宣布自己将对海伦娜永远忠诚。

一场阴阳颠倒的“驯悍记”终于完成。一个大男人,有战功的将军、显赫的伯爵,终于败在了一个小女人之手,不但迫不及待地缴械投降,而且赌咒发誓忠诚不渝。于是台上台下皆大欢喜。国王说: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那就是本剧的名字。

莎士比亚赋予了海伦娜和罗西昂伯爵贝特兰这样的性格是有他的寓意的,至少有两点:一是强扭的瓜不甜。即使贵为君王,用权势和金钱促成的婚姻也未必理想;二是讽刺了年轻一代对荣誉的错误态度。

在本剧里荣誉(Honour)一词是经常出现的,它关乎男人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是本剧另一线索的主题。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两个城市之间发生了战争,法国青年前去参战,并不是为了维护正义,而是去寻求“荣誉”。这样,意大利便变成了他们的格斗场、演武厅,是他们寻求刺激、好勇斗狠、杀人流血的地方。丢了性命的是意大利人,获得

荣耀的却是法国人。这就是他们的荣誉。小丑拉伐契还指出，从战场上回来的人脸上的黑丝绒片下未必都是刀疤，说不定还有杨梅疮呢。这种荣誉的意义就更值得怀疑了。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所谓荣誉已经成了那时某些人吹牛撒谎的题目。帕洛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他说起话来神气活现，自诩是 gallant militarist（豪侠的军人），对人说，“You shall find in the regiment of the Spanii one captain Spurio, with his cicatrice, an emblem of war, here on his sinister cheek; it was this very sword entrench'd it.”（你在西班牙团队里准能找到一位斯标利奥队长，左面颊上有一个伤疤，战争的标志，那就是我这把剑留下的。）可是他终于引起了伙伴们的怀疑。他们布置了一个陷阱，让他露出了本相。原来，他在战场上弄丢了自己的战鼓，很丢面子，曾扬言要到敌人队伍里去夺回。于是大家撺掇他这么做，他也神气十足地答应了。他的打算是，到时候找个地方睡一觉，再编个漂亮的借口为自己吹嘘一番。没想到正当他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搪塞时，他的朋友们带着伏兵抓住了他，给他蒙上了眼睛，对他进行了盘问。好家伙，这位“豪侠的军人”不但竹筒倒豆子，泄露了军事机密，而且叫人搜出了他写给狄安娜的信。那是一首小诗，告诉她，“He ne'er pays after—debts, take it before.”（他从来不事后付账，你得先收费）；还告诉她“Men are to mell with, boys are not to kiss”（跟男子汉不妨混一混，跟小伙子可不能亲吻），一副毛遂自荐的嘴脸；署名是：对你的耳朵悄悄发誓属于你的帕洛。然后被蒙住眼睛的他又当着和尚骂秃驴，把俘虏他的两位队长当面诋毁了个够，说这个强奸起妇女来可以跟半马人媲美，说那个诚实人应有的他全没有，诚实人不该有的他全有。最后他说贝特兰“I knew the young count to be a dangerous and lascivious boy, who is a whale to virginity, and devours up all the fry it finds”（我知道这年轻伯爵是个淫荡危险的小伙子，一条吞噬贞操的鲸鱼，见什么小鱼都吃。IV, iii, 216—218）。

贝特兰起初是不懂得荣誉的。他心目中的荣誉就是门第、

身份和战功,而对吹牛撒谎、说话不算数却满不在乎,因此他和帕洛才臭味相投,成了好朋友。他们设计的这场戏把帕洛戏耍了个够,其实也把他们自己嘲弄了个够。贝特兰直到本剧末了才有所改变。

顺带谈一谈上述这场闹剧所使用的一种戏剧技巧:戏剧反讽(Dramatic Irony)。戏剧反讽是一种场面所造成的效果:剧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不明白自己的言行(在当时或以后)的实际意义,而舞台上的别人和舞台下的观众(或读者)却心知肚明,从此产生出独特的戏剧效果。本剧里帕洛受审的场面便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经典例子。帕洛的眼睛被蒙上了,什么都看不见,只以为自己落到了敌军手里,于是原形毕露,背叛了部队和朋友,泄露了自己的卑鄙意图,出尽了洋相,而他的同伴们和观众却观察着他的表演,忍俊不禁,也啼笑皆非。戏剧反讽技巧从古希腊悲剧到当代戏剧、电影、电视都很常用到,使用得当能带来出色的戏剧效果。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有个牧师兼教师 Francis Meres(1565—1647),他出版了一本书 *Palladis Tamia, Wit's Treasury* (《智慧宝库》,1598)。书中列了一个他所见到的莎士比亚作品目录。有部作品叫做 *Love's Labour's Wonne* (《爱的胜利》),而现存的莎士比亚剧本里却没有这部作品。从《终成眷属》的故事情节看来,是可以叫做《爱的胜利》的,这名字既可概括全剧的内容,又跟莎士比亚的另一个剧本 *Love's Labour's Lost* (《爱的徒劳》)相呼应。再从有些地方文笔的不够成熟来看,说它写作于 *Palladis Tamia* 出版的 1598 年之前也似有理,何况剧中海伦娜还几乎点题似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Will you be mine, now you are doubly won?” (V, iii, 313)

但是,猜测容易证明难,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还只能存疑。

另一方面,从本剧比较低沉和讥讽的语调,以及对“荣誉”、“爱情”、“门第”、“青老年代沟”、“言行之间的矛盾”、“什么叫结局好”等问题的认真探讨和对比(如海伦娜和帕洛性格的强烈

对比)来看,本剧又似乎是莎士比亚问题剧时期的作品。还有的评论家则认为,有可能是莎士比亚在 1598 年以前就写成了剧本初稿,而到 1602 年以后又作了大的修改,成为现在这个稿本的样子,最终收录在 1623 年对折本里。其中有些不很连贯之处就可能是修改所留下的问题。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